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一期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瞭望臺

世界新年

舊年是在冷雨載途中悄悄地消逝了的。它給一九四九年帶來了春天前夜的隆冬。在上海，天像要落雪的樣子；在北方，早已是風雪交加了。歲暮陰陽，似乎是暫時的寧靜，像一陣驟雨之後的寧靜，更像風暴前夕的寧靜。

世界其實並不寧靜。甚至當殘歲所餘無幾，美國杜魯門總統正在作着聖誕禱告的時候，荷蘭却又挾其英美配備的大軍，迅雷不及掩耳地大舉進攻印尼了！在全世界輿論憤然聲中，美國也對荷蘭侵略行為表示了「不滿」的姿態。結果是當安理會通過下令停止印尼戰事的空洞決議時，荷蘭軍隊已佔領了印尼的首都，俘虜了印尼的政府領袖了。

跟印尼烽火同成為一九四八年壓軸戲的是尼日夫（Negev）沙漠區阿猶戰事的再起。一方是以色列，一方是埃及，兩方都各執一辭互諉責任，安理會束手無策。

在聖誕的前席，日本甲級戰犯東條等七人密秘處決了；在聖誕節那天，日本另一批甲級戰犯角正之等却由麥帥下令開釋了。這前後矛盾的措置，引起了世人的驚訝。

聖誕節又給日本帶來了美國對日經濟的九項計劃，扶日政策是更進一步了，日本人的興奮可知。

在中國，難產的孫內閣終於產出了，美國某記者稱之為「聖誕內閣」。孫院長一上台就發「光榮和平」的談話，因此一時盛傳着和平的空氣。但空氣祇是空氣而已。於是又有作為內閣巨頭之一的吳副院長的談話，表示「心決作戰到底」。孫吳兩氏的話相異而實同，相同而實異，撲朔迷離，費人思索。其實呢，古語說得好：「能戰能和，不能戰不能和。」倘能明白這點，對於和戰問題當可思過半了。

新年的戰場似乎相當的沉寂。平津是靜靜的圍城，淮上無重大的進退，張家口則已自動撤守。現在雙方也許都正忙於部署、調整和補充吧。但看情形，風暴之來，怕未必等得到春暖雪融的時候。

美國何所思？

蔣夫人旅居美國一月，最近已自馬歇爾官邸搬到宋子文寓邸去住了。據報上所載，她近來未準備再與美國官員有所接觸，至於回國則尚無定期。

霍夫曼返國向杜魯門總統作了何種報告，不得而知。惟一已知的結果是二十一日那天，他從白宮出來後，即向記者宣佈：「由於中國局勢的嚴重，七千萬美元之長時期中國建設復興計劃，已予暫停。」（合衆社二十一日電）

美國究何所思？她究將怎樣來考慮「援華」政策呢？杜魯門所謂「美國歷史上最壞的議會」，已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一月三日揭幕的新議會，將有何新的決定呢？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政策，原是根本毫無分別。但如果照某些人士的想法，以為共和黨對於「援華」要比民主黨來得「熱心」的話，那末對於一個民主黨佔多數的議會能有更高的想望嗎？這是根據這種想法的邏輯的結論。

目錄

新年特大號

瞭望台
世界新年——美國何所思？——馬歇爾留任否？——北大西洋同盟問題——麥帥大赦日戰犯——美國與印尼戰爭
展望一九四九年……慕松
展望美國新國會……余為羣
資本主義繼續在沒落中……洪啓元
烽火印尼……楊重光
UNESCO——曹日昌
中國人在紐約（美國通訊）——明今
一周外論輯要——小宜輯譯
華沙短簡——葉王美譯
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竹青譯
本刊第十八卷下冊合訂本總目錄

編輯者：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王德鵬
社址：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自由定戶訂閱辦法：請先付定費五十元（航郵另加十元）每期發刊時按本刊定價七折實扣，款盡另函通知。定戶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

在美國對華似冷似熱的陰陽怪氣中，共和黨議員裴德的大聲呼籲全力援助中國似乎是「空谷足音」。但裴德可不是白宮的決策者。

美國是否將聽任中國局勢「自生自滅」呢？在某種角度上可以說是這樣。美國自己自另有積極的打算。從大呼撤僑到積極派兵護僑，是這種打算之一。這表示即使局勢有變，美國仍想設法繼續留在中國。在商業上，他要維持其利益；在政治上，他懷有更遠大的企圖。據大美晚報所傳，華南五省以TV宋爲中心，正在醞釀着反共聯防集團，這是否與美國有關，固不得而知，但却是可注意的。

總之，照美國的意思，能夠幫助挺住目前的形勢當然頂好；但同時更必須加緊培植她所能控制的新勢力，以作應變之計。這是一個政策的兩面。美國的援華政策還是沒有而且不會改變的。

馬歇爾留任否？

據說馬歇爾國務卿割了腰子以後，健康不好，以六十八歲的高齡，不勝繁劇，將掛冠求去。因此，大選後美國新任國務卿的人選，成了紛紛猜測的題目，有人說繼任的將是大法官文森，有人說可能是美援駐歐巡迴大使哈里曼，也有人說將是艾森豪元帥。我們關切的倒不在於人選是甲是乙，而在於美國的世界政策會否因此有多少的改變。

依照美國的政治制度，美國內閣閣員人選不是由國會選派，而是由總統任意選擇，經參院的同意。杜魯門總統上次組閣時的經過值得回憶一下。當羅斯福總統逝世後，杜魯門繼承了他的全班人馬，但後來又跟他們分裂了。例如新政派的內務部長伊克斯，支持戰後四強合作的要角華萊士以及摩根韜，都逐漸遭了淘汰，杜魯門起用了他密蘇里的同鄉故友如施奈德等來代替他們。這批人後來又爲華爾街大資本家的代表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和職業軍人馬歇爾等所傾軋。到了最後，華爾街與軍人聯絡的一幫控制了一切，甚至越過杜魯門而逕與議會聯結，自作自爲了。

杜魯門出乎意料的當選，支持他的比較接近國內新政政策的人們，當然嚷着要肥缺作報酬。杜魯門究將如何抉擇新閣的人選呢？各方面的壓力和意見非常多。紐約時報忠告他應該與塔虎脫和哈特萊愼重相處。南方的報紙對他說，拿人權法案作爲競選的幌子則可，但總統的祖父曾爲反對林肯而作戰，杜魯門不能「數典忘祖」，紐約先鋒論壇報專欄作家阿爾沙普兄弟（Alsop brothers）更警告他，排斥福萊斯特等於是摧毀了美國的國防制度。

但是關於外交政策方面，說到的却是不多。這大概是因爲美國的「兩黨外交」是確定了的。無論誰當國務卿，總跳不出「兩黨外交」的模型。

北大西洋同盟問題

七國北大西洋同盟草約談判仍在華盛頓進行中。越到最後，問題越多了。

第一，由於美荷在印尼的矛盾，美國對於荷蘭在印尼的「警察行動」採取了反對的態度，而荷蘭正是大西洋同盟中的一員。固然，美國對荷蘭的反對不會太認眞，荷蘭對於金圓所繫的美國，亦必然會讓步，不過，這終究是談判中一個小疙瘩。

第二，美國與英國與法國在魯爾問題上的「拔河戰」（tug of war），至今還沒有明朗的結果。美國對英法固然可以用壓力，但壓力不能太大；英法統治者固然不惜對美屈服，但必須顧到國內的反響，這是兩方共感的困難，對於北大西洋同盟的談判，多少是有些影響的。

但這些因素的影響倒是不會太大的，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美國與其他六國的從屬關係，在於六國的多數人民不願意充當美國戰車的砲灰。去年美國陸軍部公報會公開宣稱未來的戰爭好比着象棋，美國是象棋中的將或帥，而英法等等則不過是卒和兵

麥帥大赦日戰犯

在日戰犯東條土肥原等秘密處決之後，麥帥忽於二十四日宣佈釋放其餘甲級戰犯十七名，計有谷正之、安倍源基、安籐紀三郎、天羽英二、青木一男、後藤文夫、石原廣一郎、岩村通世、岸信介、兒玉秀雄、葛生能久、西尾壽造、大川周明、笹川良一、須磨彌吉郎、高橋三吉及寺島健等。

麥帥這一擅自釋放戰犯的非法舉動，引起全世界正義人士的憤慨，甚至日本人自己也覺得奇怪。他們表示不瞭解盟國的司法，爲何犯一同一罪名的人，有的無罪開釋，有的則被判處絞刑。而且被釋的多數戰犯，較國際法庭判罪者的罪惡尤爲昭彰！

美國與印尼戰爭

美國對荷蘭侵略印尼戰爭的態度，看來似乎憤激，對荷蘭抨擊得很兇，其實那裏眞的爲印尼打不平？她不過是爲了氣惱海牙當局太急躁。據外電所傳，華府担心「荷蘭恢復對印尼的軍事行動，將直接被共黨所利用」。試看直到今天，美國對荷蘭本身的經濟援助仍在繼續，使荷蘭侵略者每天可從美援項下撥出一百萬美元，從事對印尼的侵略。單這一點，就可以使我們恍然一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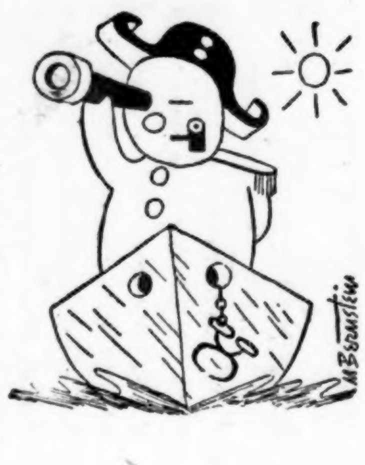
「西方民主」

（文學報）

展望一九四九年

——從中國看世界

慕松



一

鼙鼓聲緊，時序更新，舉世目光集中在中國。中國已進入巨大的時代，疾風豪雨有力地衝洗着大地。

紐約前鋒論壇報近以「中國局勢的高潮」（Climax in China）為題發表一篇社論，它說：

「中國國內生活的步調，向來是緩慢的，可是中國時事却變化迅速，已快到一個高潮了。這高潮將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因為目前……的巨變，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終結（end of a era）。

「……不論美國的政策是什麼，這樣的結果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了。冷酷的事實是：美國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讓事情自然發展下去，直到有一個機會出現以後，來幫助中國以一個適宜的政府代替共黨的統治。」

中國局勢，止向高潮發展，從前以為不可能的，現在要變成活生生的現實。蟄蟲春來，是自然界的法則，也是社會歷史的法則。

二

可是，有人不願見中國的變，於是他們寄希望於日本。

「急景凋年，新年挾無數國際問號俱來之際，日本在美國戰略思慮中日益重要。不可避免而極自然地，中國與此思慮聯為一氣。華盛頓之眼光中，日本之將來較中國為光明。歲暮檢討日本與亞洲之關係時，兩大問題應之而起，其一為日本和約，另一為日本在整個政策中之地位及技術。第三個問題又因之而生，即日本成為防共障礙之可能性……」（合眾社華盛頓廿六日電）。

美國扶植日本，早已不是新聞。近來更加積極，並且非常具體。這是鑒於中國局勢的變化，便打算格外集中力量來更迅速的把日本改造為一個軍事盟邦，以間接阻擋亞洲大陸的變化。十二月十七日美國務部與陸軍部聯合宣布的穩定日本經濟九項計劃，將為來年扶日工作指示一條更積極的路徑，並且加強烈地暗示日本政治的新趨向。

所謂對日經濟九項計劃，表面說來，是為了增加生活，擴大出口，防止通貨膨脹，以達到平衡預算穩定經濟的目的。其實不然。經濟新指令實際上的作用是：公開鼓勵日本統治階級管制工資、凍結薪金、苛徵暴斂，以使日本人民束緊肚帶，奉獻血汗，投身於復興軍國日本的工作。同時，說明美國決心把日本當成它的遠東政策的中樞。這九項穩定經濟計劃，就是要使日本的經濟和整個國力成為美國經濟軍事體制的強有力的一翼，配合美國在遠東所追求的目的。今後在美國的陣壘中，日本所佔的份量必將日漸增加。

這九項經濟計劃作用於日本國內政治，必將是政治更趨右傾反動。經濟新指令公布以後，麥帥致函吉田稱：美國希望日本經濟迅速穩固，能成為「對抗魔鬼與破壞性的思想壓力的堅強堡壘」。並且開出禁條三款：（一）資方或勞方不得干涉生產的加速進行；（二）所欲達成的目標已有明白說明，各方不得以此為政爭的手段；（三）不得有思想上的反對。這就是說，不得發生罷工風潮，不得從事政治鬥爭，民間思想上的反對應該加以抑制。換句話說，麥帥授權日本統治階級，彈壓一切反對美國利益和日本統治者利益的勞工運動、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

新年後的日本，第一件大事應數一月廿三日舉行普選。但選民在麥帥禁令與日皇意旨種種控制之下，自由意志絕對無法伸張，所以選舉對日本政治前途不可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而這時候頒布九項計劃與三款禁令，不啻為日本反動勢力播鼓助威，教頑固官僚、老黨棍子、大資本家與地主富農的代表任所欲為，走向麥帥所指示的政治方向。

這樣看來，日本政治的一個新階段快到來了。蘆田內閣應付工農學生，倘需有異社會黨人做粧飾；吉田內閣乾脆不要點綴；下屆內閣，不管是吉田或「吉土」「吉地」其人，必然格外右傾，猙獰面目，很少保留。同時出現於我們面前的，必然是打手暴徒，三五成羣，纏白臂章，乘大卡車，呼嘯過市，鬥毆殺人。——一九三〇年以後出現在東京的陰影又昇起來了。

寒風刺骨，陰冷可怕，日本的政治氣候還惡劣呢！

三

然而希望絕不在日本。

時代變了，遠東形勢也改觀了。按照舊的生產方法，舊的統治方式去復興日本，此路今已不通。想從戰爭冒險裏撿便宜，最後只能得到更深刻的仇恨。

東方已經覺醒了。亞洲人民已不再是帝國主義剝奪的對象，而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人民力量空前成長，政治覺悟普遍提高。他們堅決要求除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從一切外國強權者統治中獲得解放。這要求如潮湧來，莫之能禦。一九四九年將有更壯烈更動人的鬥爭場面出現。東南亞被壓迫者一致伸出拳頭。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強權者在未徹底失敗以前，那是決不罷休的。強權者把遠東高張的民族解放運動描寫成「共產主義的擴張」，荷蘭在歲尾發動進攻印尼的閃電戰時，就藉口消滅「恐怖份子」。因此，東京美軍方面有這樣的意見：

「共產主義在亞洲之發展能被阻遏，但唯一之條件，則在由英美領導之民主國家必須採取統一之政策，而此項政策更必須一反目前之防守策略，而為進攻性者……中國長江以南之地區，仍能免於共黨統治，僅須華府及倫敦方面同意採取建設性及進攻性之政策」（合眾社副社長房恩東京廿六日電）。

這意見實際上是對所謂「遠東聯盟」或「東方會議」的歡迎辭，祝禱其早日見諸事實而已。據傳遠東聯防公約俟大西洋公約簽字後卽開始談判，繼之英國駐遠東部隊總司令李特希有西貫之行，英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唐納有曼谷之行，接着英方宣布馬來暹羅聯防，近來又有英將召開「東方會議」的傳聞。「遠東聯盟」之說，空氣頗為濃厚。其實英國倘未忘情於遠東，美國亟欲繼承大英帝國基業，本來不用細說。問題在於：（一）大西洋聯盟迄今還是一個空架子，今後拼湊工作，還費一番心機，倘若東西分頭並行，頗難兼顧；（二）強權國家在遠東並非情投意合，彼此之間，矛盾很多；（三）印尼事件悲慘的教訓，印象極為深刻，這是歷史老人在一九四八年給東南亞被壓迫民族所上的最有意義的一課，也是最沉痛的一課。在反強權的鬥爭中必然發生重大的指導作用，它教人警惕、團結、堅強、堅持到底。還有，（四）中國的動向，對東南亞各國發生重大影響。上海有家報紙說：

「為今之計，美國有在中國以外以日本為中心重建反共防線的計劃，英國有召集「東方會議」的醞釀。無論是英國或美國的這些打算，都不是新穎的謀劃。美國扶植日本，巳非一日；「東方會議」不外是傳之巳久的遠東聯盟之具體步驟而已。顯然的，這都不是沒有用處的打算，可惜落在時間和局勢的後面了。一切的關鍵，繫於中國局勢的最後演變」（上海東南日報十二月廿八日社論）。

四

時間是不等人的。全世界諦聽着中國的足音。

展望美國新國會

余為羣



一

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將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揭幕，它的大部分議員都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大選時與杜魯門總統同時選出，將自一月三日起兩年之間施行其美國最高的立法之權。

美國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國家，所以國會的地位較之總統以及他的內閣有過之而無不及，總統的施政方針，用人與用錢都經由國會通過。所以人們要了解美國政治的實情，國會這一部分是不能忽略的。

美國的政府一向由兩黨在經營。兩黨的操縱美國政治不僅表現在總統職位的移轉上，也明白表現在國會議席的分野上。過去許多屆國會，不是由共和黨佔多數，就是由民主黨佔多數，第八十一屆國會所不同於八十屆的，主要是新國會已由民主黨佔多數了•這兩屆國會中民主共和兩黨的席次比較如下：

	八十一屆議員席數	八十屆議員席數
參議院		
民主黨	五四	四五
共和黨	四二	五一
衆議院		
民主黨	二六三	一八五
共和黨	一七一	二四九
工　黨	一	一

和杜魯門的得獲連選一樣，這次國會議席的多數由共和黨重復落入民主黨手中多半是由於選民厭恨共和黨，不願再令共和黨控制國會。

二

此刻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屆「民主黨國會」究竟與前一屆「共和黨國會」有什麼差別•美國報紙雜誌界又像大選前說杜威一定當選總統一般，在說八十一屆國會將是一個「新政國會」了。代表華爾街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曾直呼八十一屆國會爲「新政國會」。「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得尤爲具體，它說：「一九四八年的大選已爲卡庇托爾山恢復了一九三八年以來第一個眞正的新政國會。自從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在四十六州得到壓到勝利以後，這次的國會似屬最有團結力與有效的新政國會。」

他們的主要論據有兩點：

一、這一屆國會民主黨重佔較大的多數，而且選上了幾個羅斯福時代國會議員與其他參與新政的人物•

二、杜魯門得獲意外的熱烈擁戴，他對於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應該可以順利領導了。

美國的報章雜誌此刻在合唱這種「新政國會」的曲子，也許可能收到一點效果，卽叫業已選出民主黨當權的人民心靜下來，安然接受這個新國會今後兩年的統治。

其實「新政國會」的看法是大可懷疑的。

第一、民主黨的佔有多數，並不就是新政派的佔有多數。這次國會改選雖然在新選的民主黨參議員中，有兩個是羅斯福時代國會的老人，在新選的民主黨衆議員中也有二十五個曾在羅斯福時代的國會中服務過，但是這幾十個新政參衆議員在全國會五百三十一（參議員九十六名，衆議員四百三十五名）的總數內還只佔極微的少數。

而且，民主黨本身正與共和黨一般，積極代表國內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背離新政的道路愈離愈遠，它今後的重走新政道路的趨向是大可置疑的，早在一九三八年羅斯福在黨內正具絕大權勢的時候，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已經敵視「新政」，窒息新政，不夠稱新政國會，到一九四六年杜魯門當政的八十屆國會，大多數民主黨議員一無新政表現，相反敗盡新政遺業。八十一屆國會雖然民主黨重掌控制數，新政可並不能因此而就復活起來。

其次，杜魯門雖然威望增高，可是他自已的傾向一向是偏右的。過去縱使他爲了討好選民否決過六十二次共和黨國會通過的反動議案，但是若干主要的反動措施，都由於反動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結成「保守聯盟」（Tory Alliance），構成兩院投票三分之二的多數而復決通過，終於成爲法律。八十屆國會最醜惡的「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通過的。因此只要國會存在保守聯盟，卽使杜魯門有什麼復活「新政」的打算，也勢必失敗。

因此，眞正要看淸今後美國國會的動向不能光看國會內黨派的席數是民主黨佔多數，還是共和黨佔多數，該查明白的是保守與反動的議員佔多數呢，還是進步開明的議員佔多數。

三

目前有許多跡象足以說明八十一屆國會是很難有進步成就的。

首先是劣蹟昭彰的參衆議員依然爲數不少，具有通過反動議案的多數。據可靠的統計，當杜魯門否決「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後參院複議時，投贊成票的有六十八人，在這六十八人中有四十八人任期未滿在八十一屆國會內將連任議員，六十八人中有十一人已連選連任，此外另有擁護該法案的衆議員四人被選入參院。因此在新國會的參院中，擁護這樣反動的議案的議員已有五十五人，超過了爲通過議案所必須的四十九票（參議員的過半數）

衆議院的情形也相類似，當年投票反對杜魯門對「塔虎脫——哈特萊法案」的否

二、杜魯門得獲意外的熱烈擁戴，他對於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應該可以順利領導

衆議院的情形也相類似，當年投票反對杜魯門對「塔虎脫——哈特萊法案」的否

決的人數爲三三一。在這三三一人中，被選連任的已達二二一人，因此在新國會的衆院中，擁護這樣反動的議案的議員也已超過了爲通過議案所必需的二一八票（四三五衆議員的過半數）。由此可見今後進步議案的難產。

其次是國會內最具權勢的若干反動議員依然連任，而且位居要津，這些舊議員的勢力還勝於少數新當選的開明議員的勢力。例如共和黨的范登堡、塔虎特、哈特萊、馬丁、蒙特以至於周以德之流，民主黨康納利、蘭金、喬琪、麥凱勒、斯密斯之流都還連任，而且後者將繼任民主黨國會各委員會的主席，對各議案操有延擱或加速審查的權力。進步議案既爲他們所反對，是很可能被延宕或破壞的。

再其次，美國選民對於議員並無隨時罷免或撤換之權，因此議員做好做壞，在任期之內選民是無可奈何他的。但是有一種力量恰強有力地影響着這些議員的活動，這就是院外活動者（Lobbyist）。在八十屆國會期內登記合法的院外活動者有一千三百個，其中有四分之一，爲了影響立法，在一九四七年化過五百萬美元，在一九四八年特別議會之前化過三百五十萬元，這些出錢的院外活動者多半就是大資本組織的代表，所以據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一期的「新共和」論八十屆國會的文章說：「他們對立法的確起有作用的，第八十屆國會通過的法律都正好依循着『全國製造商協會』（NAM美國大資主家的聯合組織）以及其他大院外活動者的立法目標」。對今後八十一屆國會，自然這些院外活動者是照樣要起影響作用的。

同時，前面已經提起過了。若干民主黨的議員往往在投票時會反對民主黨，這種現象在美國政黨政治上已是家常便飯，一個競選議員的人爲了討好選民，不惜大開利民的支票，但是一旦當選，往往會受不了院外活動者與原先支持他上台的老板的壓力，全部違反其諾言而大投其害民議案的票。因此縱使有若干今天以「新政」姿態走上卡庇托爾山的議員，還不能担保其今後不致於叛變。

綜上所述，可見美國新國會雖然改由民主黨佔多數，但是由於實質上保守勢力的仍佔優勢，要它通過有利於世界和平、美國本身的進步與繁榮的議案可能極少。而且只要爲大財閥代表的保守聯盟控制着國會一天，國會內縱使有幾位進步議員，它仍將繼續其倒行逆施的。

四

至於八十一屆國會立法的議案爲何，此刻還無法預測。一俟國會開幕，杜魯門總統大概就會有一批交議的案件提出。此刻可以談一談的，是若干業已成立與施行的法案，新國會將作什麼補充與修正。

第一項值得注意的是塔虎脫——哈特萊法案，這法案剝奪工人若干保障其自身福利的權利，已成爲千餘萬有組織勞工反對的中心。新國會雖具有巨大的反動勢力，但它也許會儀於全國勞工的勢力，提出若干修正，可是它決不會是華格納法案的復活。

第二項值得注意的是物價管制。七十九屆國會早已把物價管制取消，因而使這幾年來資本家的利潤大大增加，而通貨膨脹的情勢也愈趨嚴重。有組織的勞工曾竭力爭取物價管制的恢復，可是要使八十一屆國會產生有効的物價管制方案是困難的，最多不過是局部的輕微的管制而已。

其次杜魯門在八十屆國會提出而通過的杜魯門主義「援」歐計劃一定會持續不輟，而且對西歐某種方式的軍事租借勢將增強。

美國許多報章雜誌與廣播評論家正在慶幸國會內又少了若干孤立主義者，說這次改選正是國會「孤立主義的終了」，他們預言馬歇爾計劃的擴展、北大西洋安全公約的批准、德國更進一步的「援助」，……一句話，美國帝國主義行動的繼續與發展。按八十一屆議員的傾向以至於兩黨一九四八年的外交綱領看來，美國新聞界這種預料很可能是正確的。

這樣一個國會，這樣的立法，在要求和平民主與繁榮的美國的人民自然是不會滿意的；可是在兩年之內除了儘可能加以監督與批評以外，國會議員是沒法改換的了。大規模的肅清，使國會能眞正代表人民，爲人民議政，勢必要到一九五〇年再度改選時，希望才能實現。

一九四八・一二・二六

資本主義繼續在沒落中

——讀國際貨幣基金會報告書

洪啓元

國際貨幣基金會最近發表了一份長達一百二十五頁的第三年度工作報告書，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分析，是沉重的、灰黯的。如果加上必要的補充，不難從這份報告中透見：資本主義還在繼續沒落中，找不到任何的出路。

該報告書指出下面的幾個重要事實：

第一、所有的歐洲國家的生產，都超過了戰前的水準，輸出也見增加。歐洲以外的世界各地生產，且有大量的增加，或者停留在一個相當高度的生產水平上。例如美國在一九四七年的工業生產比之一九三八年要擴大三分之二，農業生產增加三分之一，輸出數字爲戰前二倍又半；同期加拿大的生產數字超過戰前，大部南美國家超過一九四六年及戰前數字；澳洲、紐西蘭及南非維持戰時水準（中東及印度的復興，因設備缺乏，進行得很慢；遠東則受政治不安的影響頗劇）。

但是，第二、在歐洲輸出和投資兩種數字背後，却潛伏着一個事實：即歐洲人民依然缺乏他們所希冀已久的消費品，從而難以激起更大的生產熱忱。

不論是在歐洲，或是在美洲大多數國家，以及在其他國家，美元恐慌的情形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還要厲害。這是因爲絕大多數國家都要大量自美輸入，而其輸出又

却還不能償付自美國的輸入。同時，絕大多數國家的黃金資產又已削減到更加無力償付外匯支出了。

第三、各國的通貨膨脹，有加無已。特別是在歐洲，大多數都無力防止通貨膨脹對購買力的影響。這一通貨膨脹，對歐洲的打擊也特別大。因爲，在歐洲買多賣少的時候，通貨膨脹的壓力每每刺激輸入貿易，而損及輸出貿易，結果使其收支逆差更加增大。

但是，在這樣腐化與潰爛的情形之下，該怎麽辦呢？

報告書對於目前流行的理論和做法，卽認爲只要任意改變匯率就可解決國際收支的困難，持反對意見。報告書認爲目前大多數國家所遭遇的經濟困難，都是非常基本的，絕非單靠貨幣貶值就可以簡單容易地解決掉的。至於有些國家不顧本身生產力的限制，把所有的一切都拿來輸出（卽犧牲國內人民的消費來填補寡頭統治的收支逆差的飢餓輸出呀——作者註），也不是辦法，而且還會加強國內通貨膨脹的趨勢。

這是對的。不過，問題就在於「基本的」方面能作什麽努力。依照一般的邏輯，這裏「基本的」努力，首先應該是促進生產，然後在生產力增強的基礎上，擴大輸出，以平衡各國的國際收支，並由此增進各國的財政平衡，消弭通貨膨脹。報告書中就特別強調擴張生產及改進生產效率的必要性，並特別鼓勵所有關美元恐慌的國家加速增加輸出。然而，這只是理論，重要的是現實的具體的做法。而報告書一接觸到這現實的具體的做法時，就只能得出基金會背後的華爾街老闆的結論了。

在報告書中，包括四十七國的基金會，以堅定的語氣贊許那個由美國投資、由十六個歐洲國家參加的歐洲復興計劃，（卽「馬歇爾計劃」——作者註），認爲歐洲復興計劃對於一切國家都是很重要的，一切國家都應幫助完成這個計劃。貨幣基金會、國際銀行以及所有國際機構都有義務來採取一種政策，促進世界生產及貿易的一切必要調整。

報告書用下列數字來說明一九四七年美元問題的嚴重的時候，承認了基金會和國際銀行只能在解決美元恐慌時充當無足輕重的附從華爾街之後的角色。在一九四七年中，美國物資及服務的輸出共達二百億美元，輸入達八十五億美元。這就是說，一九四七年度世界各國對美國的收支淨額爲一百億美元。這一百億美元中，五十七億由美國對各該國的借款及贈款來償付，四億五千萬由國際貨幣基金會來償付，三億由世界銀行發行債券彌補；剩下的四十四億就得靠世界其他各國用現金及短期美元資產來償付了。

每年向美國華爾街財閥輸送如此鉅額的入超差額（卽使是這剩下來的四十四億美元），各國已顯得益發無能爲力了。報告書承認：與一九四五年相較，絕大多數的基金會員國，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償付外匯支出的，更加減少了。雖然有信用貸款以及各種贈款，可是幾乎所有的國家仍然不能不更多動用其原有存金，而國際財政情形也更加比以前壞了。上年度的報告書，發表於一九四七年初，其中曾說美國以外各國的黃金資產已經低到一種危險的程度。一九四七年這一年，黃金資產又有大量消耗。本年度的報告書說：各國勢非大量削減輸入不可，其結果將阻礙生產。

因此，由於這一事實，可怕的循環展開了。在美國吞沒一切的汪洋出超中，囊括了所有國家的黃金資產，使華爾街的黃金窖藏飽漲到爆炸點；然後，向着所有飢窮萬狀的受剝削國家開一道小門，把有限的黃金美元換成消費品、奢侈品和軍火，去救濟這一羣周圍的乞討者。但是，隨後的乞討者越變越窮，連生產也「阻礙」了。只好更加依賴華爾街的施捨，而越發依賴華爾街的施捨，受援國家也就越發談不到恢復生產、增加輸出、平衡收支。且不論「馬歇爾計劃」還有其掠奪各國獨立主權、重要資源和民主權利的更醜惡的一面，僅僅就這一點說，報告書引導各國去追求「馬歇爾計劃」，那也不過叫它們永遠陷在陷阱中罷了。

顯然，報告書是不肯承認這一必然的慘局的。且看吧，窮途末路是有這樣的轉灣的：

報告書說：照現在的情形下去，縱使增加美國的對外投資，縱使增加美國旅行家對歐洲的游覽支出，也仍然不足以挽救歐洲的美元恐慌的。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在美援計劃下，儘量設法增加歐洲對西半球的輸出。

報告書又說：世界性的美元慌，並不就是反映美國對輸入的要求減低了，美國在一九四七年的輸入數字較一九四六年雖然略低，但與一九三七年數字却相等。

意思是說：不要望呀，美國並不是只知輸出，而無大量容納各國輸入的雅量的。換言之，美國不是只知剝削他人，一味把他人之市場變爲漁獵場，去推銷美國過剩商品，而同時還能把美國的市場交換給他人，讓他人也可以增加對美輸出（雖然只能是飢餓輸出），以平衡收支，解決美元恐慌的。這邊是五減二，那邊是一加二，三就等於三了。

啊，這是可能的數學，却是現實的數學嗎？在從前（一九三七年的戰前），歐洲國家與美國貿易是不感美元恐慌的，而今兩者的貿易數字維持着同樣的水準，却發生美元恐慌，什麽道理？

報告書接着指出若干阻礙歐洲與西半球間的貿易的因素，認爲不應加以低估。譬如，已經中斷的貿易關係需要相當時期才能重行建立起來；西半球各國已經找到了，並且用慣了許多可以代替歐洲製品的東西，歐洲如需增加對西半球輸出，就必須使出品更加多樣性，而這就必需有新的投資和新的生產，那只好慢慢來。此外，西半球各國如能更進一步放寬對於原料及製成品的關稅壁壘及輸入限額，也可能大有助於世界貿易的增加與改變方向。

「需要相當時期」，「慢慢來」，不僅是合衆國，還有整個西半球，歐洲國家準備拚命呀！現在，歐洲國家本身的及其海外的市場被華爾街強佔了，西半球早已是美元的禁臠，可是，歐洲國家是有希望的！

報告書似乎也知道這恐怕不是十分如意的算盤，於是連帶建議歐洲國家除努力增加對美國及西半球的輸出以外，還應增加對那些貨幣能夠變成美元的國家輸出，再不然就向那些有物資可以代替美國物資的國家輸出。

這無疑是指不妨向蘇聯及東歐國家增進貿易。對了，一點不錯，跟蘇聯及東歐國家增進貿易，對西歐國家及其他美元恐慌國家，是有利的，如果這樣做，對它們解除美元恐慌會發生巨大的效果。只可惜報告書未能保證這個建議是否與「馬歇爾計劃」不同，後者曾承認歐洲國家有這樣做的必要，但實際上卻是極盡阻撓的能事，強迫它們不許這樣做。

於是，我們要十分重視基金會在報告書中最後擺出的冷面孔了。報告書建議，對於凡屬資源不足以適應投資計劃的國家，不論是歐洲的或其他各洲的，都應該謹慎考慮國際對它的投資。因爲，過份的投資會幫助刺激通貨膨脹，並不能改善美元恐慌的情勢。該報告書主張，凡屬非可立即增加生產的投資計劃，無論這計劃將來能對促進生產有多大的影響，都應延期辦理。所有的投資應該以增加對美元區的輸出，或減少自美元區的輸入爲迫切首要任務。

如果我們借箸代謀，對此建議來謀一個假想的出路，只能是這樣：現在大多數闆美元恐慌的國家，特別是西歐各國，都將完全失掉獲得華爾街老闆的投資計劃的資格了，最後的出路只好由華爾街老闆到這大多數可憐的國家裏來直接經營和支配一切的工商業，譬如到這些國家裏去開工廠、設商店，那末，這樣就必能使這些國家具備條件所得投資了，因爲這樣一來，「美國世紀」、「美元王國」就成立了，在這世紀裏，在這王國裏，一統天下，將不會再有此一國家對彼一國家的輸出入及收支清算問題，也不會再鬧美元恐慌了。

讀者們，你們能說在華爾街老闆及其控制下的基金會老爺們的頭腦中，這是荒唐的假想麼？

烽火印尼

楊重光

一

荷蘭帝國主義又大舉進攻印尼了。

十二月十八日，擁有美英最新式武器配備的荷蘭海陸空軍，衝破了爪哇和蘇門答臘聯合國所勘定的休戰線，直迫印尼共和國首都日惹。當天荷軍即佔領了日惹，並將印尼總統蘇卡諾、總理哈達、外長薩里姆及前總理沙利爾等全部俘去。迄執筆時止，荷軍的軍事行動仍未稍息，印尼共和國的各主要城市和公路幾已大部被荷軍佔領，據印尼駐紐約辦事處主任塞姆博宣稱，印尼且已在攷慮組織「流亡政府」了。

荷蘭的非法行動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反響。東南亞各國一致對印尼的正義抗戰表示支持，並籲請對荷蘭的非法進攻採取行動，安理會於二十四日通過決議，下令停止印尼戰事。甚至由荷蘭一手扶植的兩個傀儡組織——東印尼和西爪哇，他們的總理和閣員也全體辭職，對荷蘭的軍事行動表示不滿。印尼全境抗荷的游擊戰爭正迅速蔓延中。

這次荷印戰事的再度爆發，證明了荷蘭早已「成竹在胸」。據荷蘭官方宣佈，「荷政府決定停止與印尼共和國的談判，而將成立共和國以外的政治組織。……如印尼共和國改變其態度，則可自由加入臨時聯邦組織，此爲建立印尼合衆國的前奏。」（法新海牙十一日電）十四日，荷蘭政府發表聲明稱：「印尼的局勢雖然需要政府分散一部份兵力，但政府攷慮採取『另外犧牲』步驟，俾不致影響西歐聯盟的利益。」（十四日倫敦廣播）十五日荷內閣就印尼未來的問題舉行「極關重要」的閣議，「決定對印尼共和國採取『警察行動』……此項決定並不因印尼共和國總理哈達十四日宣佈印尼願在過渡時期內尊重荷蘭的主權而有所改變。」（法新海牙十五日電）荷蘭政府更在第二天向印尼提出近於哀的美敦書式的牒文，表示「除非印尼立即肯定地聲明接受荷蘭的條件，否則荷方就不願重開談判」。荷蘭的條件是怎麼樣的呢？據安塔拉通訊社稱，荷蘭致印尼的照會提出四點：一、荷蘭所派高級專員在過渡時期所具的權力，當如荷議會最近通過法律中所規定者；二、在過渡時期發生不穩事件時，高級專員得宣佈開戰或宣佈緊急狀態的存在；三、印尼在臨時政府的地位與印尼其他部份的共和國相等；四、印尼共和國應終止破壞休戰的行爲，並撤退侵入荷蘭地區的軍隊。

美國「民族」周刊駐東南亞記者羅斯（Andrew Roth）對於荷蘭這次進攻印尼，也指出荷蘭是事先早有謀劃，他說：「這次荷蘭對印尼共和國再度的軍事進攻，幾乎早自一九四七年八月安理會第一次下令停戰以後，就已是荷蘭軍事計劃局所盤算着的了。它所以日以繼月的被拖延着，一方面是因爲荷蘭內閣的政治鬥爭和恐懼世界各國的反對，另一方面特別是恐怕引起美國輿論的指責。」由此可見，這次荷印戰爭，並非事出偶然，過去十一個月的拖拖談談，不過是荷蘭帝國主義的「以和養戰」的謀略！

二

這次荷印戰事發生後，特別引起許多人奇怪的是美國的態度。「美國對馬歇爾計劃下一國及西歐聯盟一份子的荷蘭採取強硬態度一事，使此間若干觀察家甚感驚異。若干人士認爲印尼係世界性冷戰中最前驅陣營之一。但美國非但不寬恕荷蘭的行動，竟要求安理會召集緊急會議於前，復草擬一項議案，企圖制止戰事。該議案將指斥荷蘭未遵守對斡旋委員會的諾言，並將建議撤退軍隊至荷蘭進攻前的舊陣地。」（合衆巴黎廿日電）不僅如此，美國還採取若干「行動」表示對印尼的支持：經合總署署長霍夫曼廿二日電令該署荷蘭代表團長，停止對荷屬東印度羣島的繼續援助，直至印尼局勢澄清爲止，甚至傳說美國對荷蘭的援助，也可能攷慮暫時中止。

但是，透過紛亂的現象，我們仍舊可以看到事物的眞相來。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印尼問題是整個世界問題的一環，它是與整個國際事件不可割裂的一部份。一九四八年是美國獨佔世界政策的碰壁年，原子彈無靈，金圓失效，馬歇爾「援助」計劃原形畢露，在這一年的盡頭，美國的流水賬上如果筆筆都是紅字，此時如何交待？於是不得不來做一點「姿態」，好把已經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掃地的「威信」，多少掙一點回來，企圖藉此迷糊世界乃至美國人民的感覺，使他們相信，美國如何在全力扶持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如何在維護「西方民主」。

其次，就對印尼的企圖來說，美國的這一行動，是巧妙的「欲擒故縱」的手法。荷蘭用兵，美國反對，那麼美國豈非「好人」？荷蘭和美國是有矛盾的，揚言壓抑荷蘭而討好印尼，一箭而雙鵰備矣。若說美國反對荷蘭侵略是眞正爲了印尼的解放，那就正好上了大當。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戰後三年美國對印尼的政策，就更可瞭然。

當印尼立國未久，荷蘭和英國還是作爲支配印尼兩個主要外國勢力的時候，美國先則以對荷蘭援助軍火的方式，開始其滲入印尼的企圖。英軍撤退，荷蘭與印尼成立林芽椰蒂協定後，美國對印尼的干涉乃日益明顯而露骨，在那一時期中，美國對印尼做了三方面的活動，一方面繼續以金錢物資和軍火幫助荷蘭，破壞林芽椰蒂協定和停戰協定，重新發動對印尼人民的戰爭，因而使荷蘭得能佔領若干戰略據點和經濟上較爲富庶的地區，並在其佔領區內對印尼和平農村，實行「掃蕩」；美國第二方面的活動，是收買印尼右翼政黨的某些上層份子，使其變成美國的幫手，從內部來分裂印尼共和國；美國所進行的第三方面的活動，是利用三國「斡旋委員會」，使之成爲美國控制的工具，以美國爲首的「斡旋委員會」對於荷

蘭軍隊迭次向印尼首都日惹進攻聲中，並未監督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去年八月一日所作的決議。蘇聯在安理會中所提出的荷印雙方軍隊撤至戰前位置的提議，被「幹旋委員會」所漠視和拒絕，召集荷蘭印尼雙方代表作正式談判的步驟，被「幹旋委員」們故意推延，直到荷蘭在軍事上佔有比較優勢的地位，美國已將建立傀儡的「臨時聯邦政府」的準備工作做得接近完成的時候，方才開始談判。在談判的過程中，美比兩國代表，對印尼一貫施用壓力，同時美代表還玩弄手腕，故意對印尼做了虛僞的諾言，應允印尼共和國得保有獨立軍隊、獨立財政機構和外交使節，於是動搖的印尼上層份子，便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接受了恥辱的「倫維爾協定」，隨之而來的便是完全由印尼右派組成的親美政權——哈達內閣的登台。這個內閣一成立，便取消了關於印尼保有獨立軍隊、獨立財政機構和外交使節的要求，宣佈無條件接受「倫維爾協定」，並聲明堅決執行這個協定。哈達政府的這一行爲，實際上就是承認荷蘭破壞「林芽椰蒂協定」的侵略行爲是合法的，並將印尼共和國由林芽椰蒂協定中所規定的獨立國的地位，降爲「倫維爾協定」中所規定的荷蘭統治下的地位，從此以後，美國在支配印尼的列強勢力中顯然已處於領導的地位了。

再則近年來美國在經濟上對印尼的滲入也是驚人的，據荷蘭報紙的估計，目前美國在印尼的投資，已有三十八億盾，佔全部外國投資的百分之七十九，這個數字說明美國對印尼的投資，已超過荷蘭和英國，成爲支配印尼經濟的列強勢力的領袖了。美國向來對印尼的活動如彼，在印尼的利益如此，若說美國的揚言反對荷蘭侵略行動是眞正爲了印尼人民的利益，其誰能信？

第三，美荷在印尼問題上有着很深的無可避免的矛盾，這一矛盾因這次荷蘭的進攻而更形擴大了，當然是事實。不過，我們必須指出，這種矛盾，在目前還不會妨礙了他們對於殖民地問題基本態度的一致，也不會妨礙到他們在西歐聯盟方面勾結的一致。即就美國這次的反響來看，「姿態」固然十足，實際的份量可不重。

譬如說美國在安理會建議停止荷印戰事，斥責荷蘭，都不過屬於口頭的限度以內，她並沒有眞正澈底以行動制止荷蘭的侵略行動。美國停止對荷屬東印度的援助，亦僅減少「約一四、一〇九、〇〇〇美元，此中包括對荷屬東印度分配總額內之餘數六、七〇九、〇〇〇美元，以及尙未簽訂合同之七、四〇〇、〇〇〇美元。」(美新華盛頓廿二日電)它「並不影響經合署對荷蘭本身的援助計劃」(華盛頓廿二日廣播)，但就是這筆對荷蘭的直接援助，却「現正由荷蘭政府以每天一百萬美元的數目用於對印尼的軍事行動」(印尼駐美財政商務代表杜傑赫狄谷索莫廿日對合衆社之談話)。

美國眞會中止援助荷蘭嗎？華盛頓某官員的談話是很好的答覆：「此舉適如我們憎惡我們自己的面貌而割去我們的鼻子。」……此項行動，相反地將影響全部歐洲復興計劃。」(合衆華盛頓廿二日電)

所以，今天美荷對荷印戰爭的態度不同，只是兩者之間利益不同，手法不同，或者可以說，只表明了美國手段要比荷蘭高明得多：「美國深恐荷蘭的『警察行動』非但不能鎭壓遠東的共產主義，反足助長之。」(路透華盛頓廿一電)「許多美國官員均私下抱怨荷蘭不顧美國堅持以談判方式和平解決的意見，而貿然採取『警察行動』。」(合衆華盛頓廿一日電)那末，事情不就是很明白麼？

三

這次荷蘭再度發動對印尼的侵略戰爭，她的動機是再明顯不過的。正如美記者羅斯所說：「荷蘭對印尼的再度進攻，其主要目的顯然係對印尼的經濟剝削。印尼高級事務官比爾(Louis Beel)在痛責停戰協定的時候曾說：『除非共和國領土內澈底清除了恐怖勢力，印尼眞正復興的開始是談不到的。』荷蘭眼中的『復興』就是指荷蘭在印尼戰前地位的恢復，在那時候，荷蘭藉出賣印尼的產物給美國而獲得佔據百分十五的國庫歲入，她用這筆錢向美國購進貨物以供荷蘭本國之用或轉售於德國。」再看羅斯在六月十日「民族」周刊的說明：「研究一下戰前的貿易統計，便可以知道，印尼輸出對荷蘭的外匯購買力，實有極顯著的幫助。舉最有代表性的一九三七年來說，印尼輸美貨物價值九千八百萬美元，而輸入僅有二千七百萬美元，盈餘美元外匯七千萬元以上。然而，荷蘭輸出只有三千二百萬美元，輸入却有七千五百萬美元，她的入超，剛巧是印尼的出超。荷蘭的戰後繁榮依賴於對印尼資源的不斷剝削，是最明顯不過的。」不僅荷蘭的繁榮是建築在對印尼人民的殘酷剝削上，而且馬歇爾計劃也間接和榨取印尼發生了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對荷蘭的深情，有其實質上的動機。過去一年來，國務院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西歐集團以打擊歐洲共產主義的成長。因此，她自然要使荷蘭保有印尼，以增強荷蘭的力量，俾其成爲這個集團中完整的部份。」(同上)

爲了要在經濟上對印尼的豐富資源實行無情的榨取，在政治上自然要使印尼人民的頸項緊緊地縛住。因此，荷蘭這次發動對印尼侵略的第二個目的，那就是一要豎立一個殖民地的傀儡政府，以達到她在經濟上對印尼的要求。軍事進攻，緊接着一個新的由荷蘭扶植的臨時政府的宣佈而來，這是意味深長的。雖然要建立一個親荷政權的談判，已經持續了兩年之久，但是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氣氛標幟的印尼共和政府的存在，無論如何難於使荷蘭按照他們自己的願望創造上帝。」(十二月廿五日密勒氏評論報)

四

毋容諱言，這次荷印戰事的再度爆發，給全世界特別是正在爲完成澈底獨立解而鬥爭的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提供了重要的教訓：首先，必須指出，以資產階級爲主要構成份子的印尼共和政府即右翼的哈達政府，對外國勢力懷有濃厚的妥協性的幻想。這從幾條簡短的電訊，即可看出：「印尼總理哈達即在最後一分鐘仍力圖與荷蘭妥協。」（法新巴黎廿二日電）「哈達轉遞與海牙荷蘭政府的函件中力稱，印尼共和國在過渡時期準備無條件承認荷蘭在印尼的主權。」（倫敦十八日廣播）「關於聯合國幹旋委員會的狀況，現在尚無消息。該委會的總部即在日惹附近，此點顯使共和國領袖的心理存了安全的錯誤感覺。當記者上週訪問日惹時，共和國領袖似深信只要聯合國委員在該處，荷蘭即不致進攻。但據十九日消息，荷軍增援部隊正擁入該城。」（合衆巴達維亞十九日電）印尼共和政府領袖的全數被俘，正是他們對外國勢力竭力妥協和幻想的直接後果。

更主要的，印尼共和政府領導者，不僅採取與外國帝國主義投降妥協的路線，而且更妄想倚賴他們，而對印尼人民勢力採取了殘酷鎭壓的政策。近半年來，印尼人民被捕的達數萬人，甚至連前總理民主派領袖夏利富丁也曾被捕。這種與民爲敵媚外壓內的反動措施，不啻自斬手足，引頸就戮，終至於嘗受了悲慘的苦果。

但是，時間不同了。今日的世界已不復是二次大戰以前的世界。荷蘭在印尼的「恢復舊秩序」的戰爭，一定會遭到全世界包括荷蘭和美國人民的唾棄！這從荷印戰爭發生後，各國立即對荷蘭侵略行動道義上和行動上（如印度禁止荷蘭飛機飛入印度領空）的指責，就是明證。

而且，印尼的人民，在接受了痛苦悲慘的教訓之後，一定會更堅定地鞏固團結，重新走上正確奮鬥的道路。有人說今天正是「亞洲的子夜」。那末，印尼的人民解放運動目前即使受到了若干曲折，黎明離它不會很遠的。

一九四八、十二、廿六。黎明

UNESCO

曹日昌

聯合國組織在巴黎的大會閉幕了。在八十幾天的會議中，除了把英美集團的不要和平的頑強態度再度暴露於世界外，是什麼成就也沒有的。聯合國組織在巴黎開大會的期間，它的一個附屬機構，以下簡稱聯合國文教會或文教會），也於十一月中到十二月中在黎巴嫩的京城貝魯特（Beirut）開了一個月的第三屆大會，也正像貝魯特少受世人注意一樣，文教會的三屆大會，連報紙上也很少提及。文教會也和它的母體——聯合國組織——一樣，已是軀殼雖存，精神全無了！

以教育科學文化的方法促進世界的和平進步，增加人類的幸福自由，本來是一種極崇高的理想，但這種理想在今天的文教會中落了空。關於文教會的緣起，經歷，成敗，將來會有國際史家給它寫正式的傳記，這裏讓我們散寫它的一些側影吧。

聯合國文教會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的聯合國文教會議中籌備成立的，當時的情境是什麼樣子呢？大戰剛結束不久，但英美對蘇聯的冷戰却已經開始了，例如我國人所稔知的英國貴族羅素，就在蘇格蘭報紙上寫文章。根據兩個英國兵口述，在歐洲某地火車上兩個蘇聯士兵大談莫斯科地下車，「彷彿」不知道倫敦紐約都有地下車。羅素以爲證據確切：蘇聯當局不使他的人民知道外國情形。羅素沒有用「鐵幕」兩個字，但這不是鐵幕是什麼？羅素還不只此，在一個學生團體演講，主張趁蘇聯還沒有原子彈的時候，趕快用原子彈炸燬蘇聯。（注意：這是羅素一九四五年冬的講演，作者親自聽到的）羅素是「哲學家」，尙如此熱心冷戰，戰爭販子邱吉爾蒲立德之流，更不用說了。

文教會籌備成立會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召開會的。會中英美代表，特別是美國代表，又大放厥詞，把所謂「西方民主」和英美「生活方式」，吹翻了天。特別強調各國科學文化的材料，應當大量傳播（Mass Communication）。彷彿世界人民還沒有領略夠美國的「時代」「生活」（雜誌）和好萊塢的電影。

在這樣環境下產生的，帶着這樣色彩的文教會，會有什麼成就呢？蘇聯看清楚了這一點，就沒有參加。所以文教會從懷胎起，因沒有蘇聯參加，就可說是先天不足；自籌備時，就顯示了可能做美國的御用機關，可說是又帶了惡性遺傳。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文教會在巴黎開正式成立大會及第一屆大會，美國要把持文教會的野心表現得就更露骨了。美國要美國人比杜耳（F. Biddle）做主任，英國要英人赫胥黎（J. Huxley）競選。因爲在世界科學文化界中比杜耳的地位遠不及赫胥黎，并且從籌備會起赫胥黎就一直負着實際的責任。赫胥黎當選了。美國人一見自已的人沒有當選，立刻翻臉改口：要挾地把原議改動了：（1）主任的任期由六年改成二年。（2）以行政會議（Executive Board）的執行機關，主任受行政會議節制。（3）副主任由美國人担任，行政會議中美國要佔相當優勢。（4）經費由幾千萬縮減到六百萬美元。

巴黎的第一屆大會，選舉了赫胥黎做主任，美國的萊維斯（W. H. C. Laves）副主任，法國陶馬（J. Thomas）助理主任，通過了六百多萬美元的預算，和行政部門及事業部門的組織綱要。決定總部設巴黎，在美洲亞洲設辦事處。說到總辦事處設巴黎的決定，當時還有一段爭執。英國作家，帕里斯特雷（J. B. Priestley）等，認爲巴黎有一種玩世不恭的氣氛，不適於做世界文教組織的所在地。但法國看準了文教會如把總部設在巴黎，那幾百萬美元的行政部門的經費大部都要花在巴黎，這是一種輕便的爭取外匯之道，於是力爭，并以供給最好的房舍爲餌。結果決定設巴黎了。帕里斯特雷的話，眞是不幸而言中，文教會總部設巴黎後，不但成了一個十足的官僚機構，還鬧了許多笑話。會計以公款買馬票，輸了四五千美元，還不出來，是舉世週知的一個例子。

文教會行政部份的組織，原分：主任辦公室、對外關係、政務及預算、審計、人事、中央事務管理、會議計劃、政策計劃等八部處。一九四七年在墨西哥開第二屆大會後，又增設服務部、事業部份也分八部：世界文教改造建設、基本教育、增強國際諒解教育、文化傳播、自然科學、資料交換、人員交換、團體合作。第二屆大會因在美洲開會，又決定設立亞馬遜區調查開發設計。大會中英國代表提議設立觀念處（Ideas Bureau），負責傳播與實驗各種新觀念。提議者說今天往世界各處傳播新觀念，猶如往窒息的幽谷中吹送一些氧氣一樣。大會上沒有照英國提議通過，而決議成立設計處，據英國代表說，這一來就把原提案的精神全失了！

兩三年來，文教會的經費，每年都在六七百萬美元以上，每年都是一半用於行政部門，一半用於事業部份。例如一九四七—四八年度的預算中，屬於行政部門的是三百五十五萬，事業部門的是三百三十八萬。一半，乃至一半以上的經費用於行政事務，這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機構，也無怪乎它不能做什麼切實的工作。今年十一月倫敦「經濟學人」週刊評論文教會今年一年的成就時，只舉出了那領文教會獎學金在英國讀書的廿七個學生，和經由文教會收集捐贈各大學的五十萬册書籍。這就是有會員卅八國的，年用六七百萬美元的文教會的一年的成績！

在墨西哥城的大會中，還決定成立一個「社會不安研究設計」(Social Tension Project)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康垂耳教授（A. H. Cantril），和挪威一哲學家、匈牙利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主持，并約請了許多社會學家、心理學者參加研究 。七月間三位主持人表了一個對於「造成戰爭的社會不安的原因」的共同聲明。雖然三個人又各自發表了篇幅長於共同聲明的個人

意見，這個共同聲明却被認爲是「不同信仰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的觀念領域」，彷彿由此可以產生一種「世界哲學」，使全世信仰，化戰爭於無形。這是多末「天眞」的想法！文教會要以巴西社會學、挪威哲學、美國心理學「修正」馬克斯主義哩！

文教會的一個更天眞的企圖是編纂「世界樂典」，收集各國的樂曲，編成全世界音樂大全，提倡各國演奏，據喜愛音樂的本文作者想，如果把貝多芬的交響樂，伏爾加船夫曲，我國的京戲、秧歌，美國的「竭嘶」（Jazz），匯萃一處，同堂演奏，未始不是一件盛事，可惜這與「增強各國間的合作，保障世界的和平安全」（文教會憲章中「宗旨」之一項）并無多少關係。恰依考夫斯基的音樂是在「西方」各國最受歡迎的，或至少是僅次於貝多芬的，但西方各國依然積極對蘇冷戰。以此推論，就使杜魯門扭扭秧歌，也恐難改變其對華政策，「世界樂典」的功用恐怕也只能限於音樂界了！

文教會的經費有限，人才更不多，本身又是一個國際的組織，它若能起一點作用，只有和世界及各國的文教科學團體充分合作。但文教會在這一方面却充分發揮它的官僚機構本色，事業「包而不辦」，對可能在世界科學文化上有很大貢獻的國際團體，却如秦越不相關。例如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是有十幾萬會員的世界上最大的科學團體，如果這個團體的會員不要戰爭，不從事與戰事有關的科學研究工作，戰爭販子的詭計便極難得逞。但對這一科學團體，文教會在李約瑟博士任自然科學組主任時還答應幫忙，但因經費困難，李氏答應的也沒有完全兌現，李氏去職後，幫助更少了。今年世界科工協會在捷京開第一屆大會，捷克政府供給全部會員的食宿及在捷克境內的旅費，文教會只有少量幫助，但文教會裏的人們却對科協造謠中傷，說科協是完全受共黨控制的（其實，蘇聯都沒有參加世界科協），鼓勵各國代表不出席。這就是「通過教育科學文化，以促進對正義、法治、人權、自由的尊重」爲宗旨的世界文教組織。

今年（一九四八）八月底在波蘭烏拉斯魯夫（Wroslow）舉行的世界文化界國際和平討論會，參加的五百多人，都是各國科學教育文化界的聞人，蘇聯的名作家蕭洛霍夫、法捷也夫、愛倫堡等也都出席了。這是世界文化界一個大事，其目的也正和文教會的原旨切合。文教會的赫胥黎主任倒也出席了，在宣言上也簽了字，但離開波蘭後，却又聲明否認自己的簽字。赫胥黎以世界名科學家，如此出爾反爾，正如愛倫堡所說：我們只有替他惋惜！可是他是文教會的主任，也是以文教會主任的資格去出席的，一離會場，就把自己的話全部吃下了。

在貝魯特的第三屆大會中，多數的新民主國家沒有出席，這無條件地削弱了文教會的力量，在三屆大會中通過的本年度（一九四八——四九）的預算是八百五十萬美元，能否全部收到，恐怕還成問題，卽使全部收齊，這也不過恰是美國國務部宣傳費用的一半，約與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的經費相等。至於能用這些錢做多少切實的事情，恐怕就更難說了。

三屆大會中選舉了墨西哥外交部長鮑戴（J. T. Bodet）做主任。鮑戴在世界科學文化界的聲望遠不如赫胥黎，也許行政的手腕較高。三屆大會在會場附近種了一顆杉松，以紀念黎巴嫩政府招待的盛意，美聯社的記者由貝魯特發出的電訊說，連出席的人都感覺到，文教會的「事業」中，有發展前途的，恐怕要數這株杉松了！至少這株杉松的生長要超過文教會的其他計劃。鮑戴在閉幕詞中說「文教會的基本問題之一，是使世人相信文教會的工作是長期的，有深遠性質的。」企圖使人相信它的工作是長期的，變成了它的基本問題，這個組織的前途也就太黯淡了。

本文作者願再說一遍，以教育科學文化促進世界的和平幸福自由，是一種崇高的理想，世界文教會的發起者，以至現在還參加文教會工作的，一定有可少是抱這種理想的人，但兩三年來的經驗應當可使這些可敬的科學家文化人覺悟到：教育科學文化是可以促進人類的幸福自由，但能否達到這個目的，還要看這教育科學文化握在什麼人手裏。處處受野心者操縱的文教會，是决做不出什麼成績來的。要想在「人心中建立保障世界和平的堡壘」（第一次大會中英首相艾德禮的致詞）的文教會，也許還不如「飄在雲端的美饌」呢！（第一次大會中美代表William Benton語）。

華沙短簡

波·Alexander Watt 著　葉至美 譯

你住在廢墟中，往正確裏說，你在廢墟中過活的時候，你只能有兩種態度：不是讓你自己整個兒頹靡下去，便是用非常的力量來工作，以不斷的極大的努力來清除廢墟，來重建家庭，來重新做人。我們選擇的是第二種態度。經過了那麼多的失望之後，我們的這種熱誠的勞動，我們這種重新建設我們生活的這種努力，在一個漠不關心的人看來，也許說是螞蟻的工作。要是這是眞的話，我覺得沒有東西比這一大羣的螞蟻更人性的了。

生活在廢墟中，我們對於每一件走向毀滅的東西，特別敏感。我們所有的人，天主教徒跟馬克思信徒都一樣，都主張藝術是有偏向的。在筆會上，大家討論到散文的藝術是一種語言的應用的時候，我們波蘭的作家依華斯基威士（Iwaskiewicz）反對謹守形式的觀念，而且對於有偏向的文學，發表了一次極有力量的擁護的演說。依華斯基威士並不是個共產黨員。甚至於不是一個左傾作家；在波蘭，大家認爲他對於藝術，有一個頗爲形式的觀念。

法國詩人保爾，依留伏特（Paul Eluard），很恰當的說明了我們廢墟的意義：

「誰見了破毀的猶太區，
人們再不能有這種行爲；
什麼事都得改變，要不死亡就會來臨，
必須徵服死亡，否則生活是個沙漠。」

另外一個事實決定了我們的行爲。我們在「地獄」裏住了好些年月。我沒有意思來談波蘭的殉難者。我不願意像聖・得尼（Saint Denis）那樣的雙手捧着切斷了的頭，還在街上走。爲了信仰而死，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最需要的是「活下去」。

我只要表明我們探尋了「地獄」的深處。我們知道這跟雷姆吧特（Rimbaud），薩它（Sattre），陀司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這種人的那種「地獄」不同。個人總能拯救自己。他總能逃避——逃進死亡，宗教，神祕主義，或者某種方式的禁慾主義。但是，多少年來，當我們看到了成千成萬的男人、女人，孩子在我們身旁排着隊走進殺人工廠，當我們看到了一大堆一大堆餓死的屍骨，當我們聞到了人肉燒焦的氣味，就覺得個人對於「地獄」的觀念是太渺小、太不適當、太膚淺了。就是這種感覺，使得我們的道德變成了政治性的。我們要克服集體的痛苦；我們需要人性、解放、希望的遠景。我們需要和平，一個永久的和平

本・刊・美・國・通・訊

中國人在紐約

明今

紐約眞是一個怪地方。七百多萬人口鑽聚在哈得遜河口的曼哈頓小島上。這兒有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華爾街，世界第一的摩天樓「帝國大廈」，世界第一的音樂劇場「雷電城」……摩天樓堆砌得像鴿子籠，地下道挖得像蟻螞窩。狹隘的市民生活中產生着狹隘的市民心理，紐約終歸「頂好頂好」。於是紐約州的其他都市全被當作「鄉下」；隔開一條哈得遜河的紐澤西州上也只是住了些「笨瓜」。於是有些到紐約來閒住的中國人，用孤魂附草的目光，看看月亮也大得多。

但是身爲中國人者却千萬莫和「友邦」人士多談到你古老的祖國。美國市民曆對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本來遠不如對歐洲熟悉與關懷。巴力斯坦的問題也遠比中國內戰問題惹人注意。卽使在世界大都會的紐約，市民們所能直接接觸到的中國人羣和中國資料也十分有限。第一是華僑衣館與餐館，第二是「中國街」區，第三是少數學生，第四是更少數的政府官吏、特殊性的商人與寓公，第五才是賽珍珠、林語堂、胡適、蔣宋美齡告訴他們的資料。如果你是高等華人或是流亡貴族，別人却偏偏請教你的貴「衣館」開張何處，那眞特別煞風景。在你的目光中也許衣館等等是賤業，你看不起衣館僑胞正如同你看不起黑人一樣。然而你的風雅與尊嚴都蓋在扁鼻子黃臉皮之後，就是根據這同一落後心理，你也被別人看成笨瓜。中國人的地位，並不會高於義大利人、西班牙人、中南美來的小西班牙人、猶太人。社會傳統心理無形中歧視着某些人種、職業的差別關係倒變小了。幸而紐約是五方雜處，因此這樣的人種歧視在程度還比在美國其他各地好得太多吧了。

我們要看看在紐約的中國人概況，話還是得從華僑社會說起。

在紐約七百多萬人口中，僑居或暫居在此的中國老百姓，在四萬以上。華僑聚居的中心，就在華爾街背後的「中國街」區。狹窄的七八條街道，因陋就簡的房屋設備，零亂蕭條的市容，襯托着幾處濃烈渲染着東方建築與彩色的門面。這兒便是號稱「金山丁」的「福地」。從此到紐約的「下東區」，幾乎是緊鄰，那邊便是許多良善的白色人們被生活壓縮得掙扎在內的「黑窟」。就在這個不調和的環境下，華僑們在中國街區創立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與傳統風格。

一到中國街，廣東的台山話就比英語吃香。東西文化似乎只在華僑土生青年中比較容易交流。早期華僑移民氏族間鄉里間的互助組織，如許多姓氏公所，如某些幫會組織，至今握有古舊的勢力。最妙的如「龍岡公所」，它誇大了三國演義上桃園結義的典故而在團結着劉、關、張、趙四姓昆仲。其餘如「至孝篤親公所」等等也分別結合着幾個廣東的大族。封建氣息之濃厚，在國內解體中的舊社會內都不易見到。如「安良工商會」、「協勝公會」等則富有幫會性質，往年雙方聚衆械鬥，聲勢很大。平常的俱樂方式常常是聚賭，「番攤開皮」的大紅紙條常招展在櫥窗前。

猛然間看到了這些華僑社會的表面現象，只感到它是生硬、古老、不易了解。可是再就華僑移民的史實與目前的經濟活動剖視，我們就自然會產生無限親切敬愛的同情心。

百年來金山丁的奮鬥史實，眞是斑斑血淚，流傳在民間。他們多數是廣東台山等「四邑」地區飄流出來的農村逃亡者。在祖國活不下去了，經濟破產與求生慾望鞭笞着他們到海外去出賣勞力。美國十九世紀末期開發西部開山造鐵路時，多少華工在高山荒野間，犧牲了性命。到今天，就以在紐約的華僑而論，他們得生存在中國街這一個小小的空間內，再從此出發，把兩千家左右的華僑衣館，把近千家的華僑餐館，互相輝映地分佈在紐約市郊。這是多麼艱難困苦的過程。然而華僑社會的盛衰榮枯，的確仍然在自生自滅中。百年來從滿清辦「洋務」到國民政府辦「革命外交」，對他們從未眞正幫過忙，從未解決過什麼問題。二三十年來更藉口「華僑

。我覺得國際知識界和平大會在波蘭開會，不是沒有意義的。

還有第三個事實，強烈的影響了我們的良智：我們社會的組織改變了。你知道，我們國家沒有過法國革命。我們的經濟，就跟社會生活、文教生活一樣，在封建殘餘下透不過氣來。就連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那段時期，不管多大的努力，在達官貴人與平民之間，還有着極大的鴻溝。今日，不擁護我們政體的人，是不會了解每一件可以提高人民社會地位、知識水準的事，我們都在做。目前我們中間最反動的分子，也讓文化生活喚醒了。

有時候，我們看到我們的人民在一個多麼短的時期內，跳出了惡劣的心理，我們是非常的愉快。而人民現在在向作家提出問題；作家決定他們的志向，他們對美、對文化提高的需求，我們能漠視這種呼籲嗎？我們能借了純藝術的名義忽略了它？難道我們不應該不顧一切文學技巧上嬌揉造作的障礙，去尋找合乎大衆要求的道路嗎？

讓我再來說一遍海涅的逸事。有一次，他生了病，週身痲痺，他便跑到維娜斯的面前去。這個顯身於她的僕人，請求她幫助。但是這個女神回答說：「我們怎麼能幫你？你看，我沒有手臂。」

在困苦悲痛的時候，我們向純詩文呼籲，向永恆的美呼籲。但是能得到什麼回答呢？只是：「我沒有手臂。」

所以這就是雷蒙吧特所說的問題。「我要埋掉我的幻想和回憶。剝掉一個藝術家、小說家的那種輝煌的光榮。……我，曾經自稱爲天使，不負任何責任，現在我要回到土地上來找尋責任，來擁抱現實——一個『農人』。」

然而，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我們有一個文學的傳統；我們懂得純詩文的優美，我們不願意失掉它的任何美點；但是我們的確實要去掉一種博物院作風，一種專家、藝術家的專業的無生氣的精神。我們怎麼樣把艱深的藝術和大衆了解的藝術接合起來？還是這兩樣都讓它們一同存在？我們知道，在這裏，我們行事必須非常謹慎。我們知道，就如保衛・凡勞萊（Paul Valery）說過，像蒙太哥尼（Montaigne）第史卡脫（Descattes）薄須脫（Bosseut）這種人，在他們同時代的人看來，還是深奧的作家。

但是，在我們的國家裏，有很多的困難和矛盾。我們變成了實際論者。波蘭著名的浪漫主義已經埋在華沙的廢墟之下。但是文學上的寫實主義呢？有很多的陷阱很多的疑問。它是不是客觀的現實一個最好的解釋呢？

要是寫實派不能表明客觀的眞理，可以算作一個改變世界最合適的東西嗎？另一方面，寫實的文學從社會評論上贏得了它的偉大跟道義上的權威。它用了分析、批判以至悲觀主義的手法。在我們說來，我們更希望用綜合、肯定、跟樂觀主義的手法。

可是就在文學理論家討論文學的時候，文學本身沒有停止過歌唱。這是個相當抒情的調兒，有時候很憂鬱常說起以往。一般說來，我們那些可怕的往事，是我們最好的作品的主題。我覺得這也不壞；我們要打根底上把陰影來清除掉。

（譯自美國「羣衆與主流」月刊十二月號）

是革命之母」的金字招牌，對他們用攤派性的手段要飛機捐要什麼捐，竭盡花樣翻新、騙錢失信之能事。而華僑們依然是無依無靠，依然得在苦惱寡歡的生活中掙扎下去，他們的血淚只是換着了一些方式在流！

在紐約的華僑社會中，生活得最苦惱者，該先說到洗衣業。他們只要在窮街冷巷租到一小間地下室便可以開張一個衣館。門口掛一個「中國人手工洗衣」的舊招牌，便可以收取市民的髒衣服、髒被單。他們分類掛號後，送交所謂「衣偈」的機器濕洗公司，用洗衣機器大量洗滌，再由衣館收回燙乾熨平包裝。衣館「阿伯」們於是日夜死守着這一個堆滿了乾的濕的淨的髒的衣服的工作間兼營業間，躬腰駝背地忙着忙着。惟一可以聽到鄉音找到些酒伴賭伴的處所便是回到中國街去。他們在國內時大半是農村裏的文盲，在這種緊迫的生活中，在國外還是無法多受教育。常見到什麼同治年間出版的「華洋通繹全書」之類的東西，在單字下註着中文讀音，依然是許多金山丁手邊的寶典。他們茫然於美國的移民律、所得稅條列，以至其他生活習俗。遇到了困難只有逆來順受。他們惟一的希望只是「想發財」——想靠出賣壯年的勞力，拚取數千美金積蓄，帶回「唐山」去，討個老婆，圖個晚年快樂。

可是從洗衣業分工之後，「衣偈」能夠控制機器，因此也就能壟斷了濕洗價格。衣偈成了變相的資方，衣館成了分散的勞方。在國內已經有過剝削經驗的破產地主們或者一些商業資本，也經由移民方式而進入了華僑社會，有些便轉化成了衣偈老板。華僑衣館在衣偈的強制性漲價與西人衣館的廉價競爭中，利益越來越小。而衣偈變本加厲的壓迫，就擠得衣館「阿伯」們組織起「華僑衣館聯合會」，在勞資糾紛中團結圖存。其中一部份吃足了苦的人也就產生了多種角度的政治要求來。

二三十年來國內的政局在或多或少地反映到華僑社會中來。結果，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多數會員就在戰前正式支持了一份日銷四五千份的「華僑日報」。倡導衣館向衣偈鬥爭以反對聯合漲價壓迫，又鼓吹成立了衣館合作社性質的「聯合洗衣偈」自備大型洗衣機，以衝破壟斷事業的環鏈。在這種出發點上，他們選擇了對國內的政治期望，因此他們的國內消息欄大都採用「新華社」、「國新社」、「南中社」的稿件，社論與專欄也不時分析國內戰局形勢，呼應「新民主主義」，反對舊社會舊傳統。在這個年頭，他們的影響巳能深入到留美的中國學生羣之間去。

在紐約，華僑團體的總組織本來有「中華公所」，這是各個公所、公會的代表會議，它負有調解華僑社會糾紛的責任。國民黨美東黨部也在此辦有「美洲日報」，間接支配着「民氣日報」，一部份黨員又自辦有「紐約新報」。「美洲日報」日銷二千左右，「民氣日報」銷四百以下，「紐約新報」銷四五千份，它們也都有自己的立場與責任。然而在一九四七年秋冬紐約華僑衣偈衣館大糾紛中，中華公所的調停未能制止衣偈老板們的驕橫脅迫。「紐約新報」因爲同情衣館而與「華僑日報」分別爲衣館方面說話。而「美洲日報」、「民氣日報」却忘記了自己的主義，拋却了口頭禪而站到衣偈方面去了。老百姓爲了自己的利益是十分現實的。忽視多數人利益的言論揭穿了官話宣傳的面貌。

華僑餐館方面大半資產較多，情況便大不相同。在戰時四年戰後一年半美國社會畸形繁榮時分，他們生意興隆。一九四七年美國人民購買力大大衰退，很快節約到了吃館子，華僑餐館開始蕭條起來。甚至美國市民最喜歡的「美國化了的中國菜」，如「雜碎」、「炒麵」、「芙蓉蛋」也少人光顧。加以近來美國海關進口條例，對於中國運來的食品原料，免疫檢查加嚴。許多食品必需附註化學成份，更加多了不利的條件。餐館僑胞以往因爲境遇比較好，生活比較滿足，對國內外的政治極少積極要求。以後的問題是如果不能從厄運中渡過，便須另找出路。正如同中國街的一些古玩、刺綉一樣，當美國的市民們也陷在生活高壓下的今天，也很快喪失了大量顧客。

各國的領事館本來主要是幫助僑民的商務機構，就只有中國的領事館特別。紐約總領事館中十八位要員的主要工作是「迎來送往」，忙着照料從飛機上來的「來美助戰華人」，以至那些到紐約預先逃難的將軍與寶眷們。對特權階級則鞠躬盡瘁，對眞正華僑則無暇兼顧。這兒只是咱們中國辦外交者的普遍眞理。同樣，中國銀行設在紐約分行只是爲了歡迎「僑匯」，而官說官話的「牌價」一進一出又只是幫助政府多些外匯收入，幫助僑胞多些麻煩損失。華僑們的眼淚眞正快流乾了。聽說三四年前宋子文在紐約還曾多次任意動用中國銀行外匯存款，更是至今一筆糊塗賬。

在紐約的中國青年組織，在中國街有「華僑青年團」，有「羣社」，有幾個較小的讀書會、座談會；在留學生與華僑學生間，有「美東中國學生基督教青年會」，有一二個時事討論會。國內政局的刺激，學生青年常感覺得最敏銳。除了一些習於飽暖的年輕人，他們專門喜歡茶會歌舞之外，這些學生青年在戰後三年來的變化十分驚人。

很多學生青年要求更多地了解國內現狀，並且正面提出了論點與主張。在國內時反蘇反共的人到了美國而積極地主張民主自由。不滿現狀的人更進一步堅決地選擇起前途來。在去今兩年中國學生基督教青年會主持的美東夏令會中，一年一度地經過熱烈辯論而通過了四五條對國內時局的意見，公然反對政府鎭壓國內學生運動，反對政府鉗制學術思想自由，反對破壞性掠奪性的內戰行爲，主張耕者有其田等社會改革。這一個純潔活潑的團體也會如此，實在出人意料。

去年雙十節，他們曾舉行宴會並延請當時在美的基督將軍馮玉祥出席發表了爆炸性的演說。馮氏隨即大受紐約華僑歡迎，連續親自跑到中國街去，向衣館聯合會，華僑青年團等演說，看來古老守舊的中國街，竟湧來成千的聽衆。這些「蚩蚩者氓」平常在執政者的眼光中是「教育程度太低」的，然而却因爲期望祖國能夠獨立強盛和平繁榮，而對反現狀演講狂熱拍掌。今年五一節，「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舉行的紐約羣衆大會上，美國名記者愛潑斯坦、女記者史特朗、「新政」與進步黨人特格威爾、加拿大駐華西的牧師文幼章相繼發表演說，在這種二千餘人的大會上，中國的學生與僑生青年，出席者亦近五分之一。客觀地看來，這種情況只有在中美對日並肩作戰時才可比擬，然而青年們的思想角度則巳經不相同了。

今年夏初，顯然在代表國民黨及政府立場的名流也在哥侖比亞大學借了演講廳舉行「中國問題星期講座」，主講者有駐美大使顧維鈞、出席聯合國代表張彭春、「大地」作者賽珍珠、林語堂博士。然而據說佈置得不叫座，並且還招來了哥侖比亞大學生的糾察宣傳隊。七月間，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到美出席「世界道德重整會」後，東來紐約，在華美協進社演講也只能召集到三五十個聽衆。

國內的戰局變化得實在快，現在是三五個中國人見面便討論戰事了。許多在紐約的政府官吏態度亦成了無可無不可。動搖、彷徨、件隨着空虛幻滅感的朋友們口中，更是吐露着悲涼的情調。只有寄寓「長島」上、紐約中央公園旁、與「華盛頓廣場」旁高貴豪華的中國文武顯要與貴婦人們，和穿插在中外股票市場間的豪門巨買等，照樣在享受着無憂歲月。

是去年冬天，一位中國詩人作了一首打油詩，吟詠紐約的風光：

蟻穴蜂巢地　烏烟瘴氣天
滿街泥拌雪　蓋世腿和錢
「杜魯門」未閉　「華來士」漸添（註）
高樓啣小月　人說此邦圓

眞是中國人在紐約多了，中國人的文章也就多了。

十二，五・寄自紐約

（註）：「杜魯門」一意卽爲「杜」魯門與「魯」斯之門。華來士一意卽爲中國來的人。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光榮和平」

孫科的內閣艇久經延擱之後，終於下水行駛了。這只船似乎造得並不堅固，顯然也並不密不透水，這裏那裏都有漏洞。白蟻正在一些木板裏忙着工作。但目前這只船還浮得起。

據說孫科的組閣原則，是要使他的內閣合乎一切用途。孫內閣是一個作戰內閣，一個和平內閣，同時又想替國民政府向吝嗇拖怨而一百個不情願的老山姆叔叔請求更多的援助。這使我們想起我們小時候曾經看見過而且垂涎不巳的那柄萬用大摺刀。這柄刀除了鋸子、槌子、塞鑽、曲柄和細鑽之外，還有四十七個刀口。爸爸勸告我們說，假如我們眞要幹件事幹得像樣，我們還不如把這些用具單獨一件件買一套來得有用。經驗告訴我們，不論是大摺刀或是其他事情，爸爸總是有見識的。

因此我們敢冒昧推測，假如孫科博士希望他的內閣能合乎一切用途，結果它會一椿事也幹不成的。

一個作戰內閣就應該全力從事戰爭，除了作戰之外，沒有別的念頭。孫內閣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代表了民意，因爲除作戰之外，它顯然還存着其他念頭。

一個和平內閣若要成功，必須一心一意爭取和平，不求其他。這句話的道理不解自明。尤其當作戰一方巳快接近勝利，能指定講和的條件，但又並不表現急於談和，這句話就更合眞理。今天要求和或以後想求和的任何南京內閣，還是乖乖的好。

至於爭取更多美援，孫科博士和他的內閣應該心裏牢記住一件事：美援只能幫助中國自助，而以自助言，中國政府的成續是一個悲慘的失敗。大而至於獲取戰爭的勝利，小而至於依照經合總署協定供應糧食，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失敗。

現在各方面都開始感到失望，那倒是健全的現象。有些以爲美國會來救中國人替中國打勝仗的人，現在發現實情並不如此，這也許就是使他們作有效自助的第一步。那些體會到爲援華而付出極大代價的美國人，現在也開始明白：這些援助大部份都浪費了，軍事援助大半都轉到敵人的手裏了。想到這些物資若由美國自巳使用，可以有多少成就，我們不免傷心怨恨。但就目前的援華計劃來說，我們巳經領取經驗的教訓，有了較好的控制和較能幹的人員了。

因此就整個來說，我們也許都進步了。雖然南京方面至今很少驚人的進步可言。孫內閣的新政帶着腐朽氣息，無新可說，也沒有動力。也許目前只有「光榮和平」這幾個字最爲出奇，但這也並沒有革命性。就我們的觀察，這幾個字倒的確觸到了人民心上最基本的問題。但我們談的並不是什麼「光榮」。（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美晚報）

我們的對華政策

霍夫曼先生從中國歸來，昨天宣佈經濟合作總署巳經停止中國全部建設計劃以待局勢的澄清，這件事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前中國的局勢巳到嚴重階段，美國對華政策能否作更進一步的闡明？闡明是否適當？

一星期前，國務院宣佈美國對華政策「不變」。上屆國會所通過的援華方案，就是這政策的具體表現。方案內規定給南京政府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的軍事援助和二億七千五百萬元的經濟援助。但是當這計劃制定時，南京政府的軍事局勢還沒有開始迅速崩潰，因此也沒有向美國乞求更多的援助。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認爲客觀的局勢，需要我們作更坦白的說明。美國旣巳化了如許精力財力以阻止共產黨征服希臘，對於共產黨征服中國這一更大威脅，也就不應該漠不關心。通過由共產黨掌握要職的「聯合」政府機構以防阻共產黨全部控制中國——對於這可能性我們也很少信心，因爲捷克和其他各地的經驗，巳經明白地告訴我們，這種方式的妥協會產生怎樣的結果。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強辯說，目前中國國民政府巳經滿足了我們繼續援華的各種條件，如根除貪污、實行民主改革、以爭取人民堅強廣大的支持等等。

希望中國局勢能有一個轉變，現在巳經是太遲了。（十二月二十三日美新聞處新聞稿，原文載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

挽救中美友誼

幾百個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爲蔣夫人訪美之行發表了一篇動人的宣言。宣言裏警告美國人民說，「更多的美援，也永不能挽回中國目前的局勢」，並且將無以挽救那巳經「所餘無多的中美友誼」。

發表上述宣言的中國學生，特別聲明他們不屬於任何黨派。他們覺得自己有資格能正確地解釋當前中國廣大人民的態度。他們說：

「目前中國的局勢，主要的說明一個失去民心的政府，巳經面臨最終的、全部的失敗。這政府一向積極排斥人民，因此現在也被人民排斥了。

「南京政府的失敗，主要的不僅因爲它無能，基本上倒是因爲它完全違反了人民對於和平、安居樂業和民主政治的願望。

「美國政府非常不智的援華計劃之所以沒有發生效果，並不是因爲過去的援助不夠，而是因爲南京政府精良配備的優勢，完全被人民的憎恨所抵銷淹沒了。

「這種憤恨的感情在對日戰爭快將結束時開始增加。就是在流血犧牲的抗戰結束以後，許多人，包括我們許多學生，也依舊願意支持政府的領導，惟一的條件就是政府不再從事內戰。

「今天，甚至擬心想望政府改革的上海銀行界和商人，也完全失望了。他們開始明白，現政府自始至終只顧維持政權，讓人民在水深火熱中受苦。」

這羣學生對於孫科博士最近對記者的談話，表示深切的憤恨。他們認爲這談話等於說，「中國願以主權實給美國以換取美援。」他們警告說，「假如一向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美國，不顧中國人民正義的憤怒而接受孫科博士的提議，結果將無窮悲慘。」（十二月二十四日字林西報，原文載美國基督科學箴言報。）

不是笨伯

華盛頓爲什麼對蔣夫人那樣的冷淡？美國首都的兩大報紙在直率的社評中說明了一切。華盛頓郵報說：

「蔣夫人眞是一個皇后，慣於發施號令，又天賦各種德性，善於勸誘。

「可是客觀的事實卻和我們這位貴賓作對。中國戰場上的教訓告訴我們，美國給南京政府的武器，到頭來都轉到共產黨軍隊的手裏去了。在過去六個月中，投降的國民軍有三十三師，其中沒有一師是因爲缺少武器而戰敗投降的。有些軍隊正因爲他們擁有美式配備，才投降敵人。據美國駐華軍官的報告，在過去十二個月中，國民軍損失的來福鎗，達二十三萬六千枝之多。國民軍的失敗，不在於缺少武器，而在於缺少門志。

「直率地說，士無門志的主要原因，是因爲中國人民對於他們的領袖失去了信心。有了合適的領袖，中國的士兵和其他士兵一樣的可以作戰。但是目前他們完全喪失了戰門精神了。

「無疑地，這一次我們的政府又會被邀派遣美國軍官士兵去搶救南京。假如我們聽這種話，我們眞是笨伯了。如果中國人覺得南京的統治權巳經滿期，爲什麼美國人要設法替他延長期限呢？」

華盛頓星報說：「全世界名婦人之一蔣夫人的滔滔辯才，想必不減當年。但是假如她這次來華盛頓，是爲了要求美國全力援助在她丈夫領導下的南京政府，她所得的反響必然沒有一九四三年時那般熱烈了。這並不是因爲中國的局勢不嚴重，也不是因爲美國政府不希望國民政府戰勝共產黨，更不是因爲委員長和他這位不平凡的夫人失掉了美國的同情，而祇是因爲美國恐懼一個新的龐大援華計劃，會完全被浪費掉。

「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恐懼是有根據的。不論是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南京政府巳經受到嚴重的挫折。有不少事實可以證明，祇因蔣氏之下的官員貪污無能而不善統帥，大批美式配備都落入了共產黨的手裏，全盤局勢因此陷入無可挽救的慘境。在這種情況下，莫怪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對於某些人氏的數十億大規模援華計劃，表示顯明的冷淡了。」

我們一向以爲美國人不大曉得中國的實情。事實上，他們所得到的報道，有些是不在中國發表的，有些是刪節了才在此地發表的。蔣夫人這一次當然不能再沉醉在美國對華的純感情主義的軟床裏了——看來倒像是一只滿長着尖鐵刺的床呢。（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美晚報）

本欄文字，純爲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

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蘇・G. Lavrukhin　竹青譯

今年十月廿八日是捷克斯洛伐克成爲獨立共和國的卅週年紀念，國內成績斐然，極爲光榮，在國民陣綫領導之下，克服了戰後困難及反動分子的怠工，捷國大多數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提早完成兩年計劃，這一天的許多重要事情之一就是高德華總統的簽字，捷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得到了合法的開始，該計劃是從一九四九年開始至一九五三年，其內容爲經濟的發展與復興。

兩年計劃的初果

共產黨首先制定的復興經濟發展經濟的兩年計劃是走上建立計劃經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第一步。一九四六年年底，捷克的工業生產品僅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工業國有化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距完成之期尚遠，移居德國人民仍在進行中，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工人及工程師已取德國人的地位而代之了，雖然尚有千百萬需要土地的或完全無地的農民，反動黨卻對共產黨所提出的土地改革實行怠工。

兩年計劃的目標是爲求達到戰前的工業水準，並於一九四八年年底超過該水準的百分之十，該計劃並提出於今年年底達到戰前農產品的總額，保證全國人民主要的糧食無匱乏之虞，此外該計劃並擬大量興建公共建築物及住宅，一百廿五萬個「家」已經築成，或已重修，一百三十億克晉尼（Koruny）已指定的重修德人所破壞的或在戰爭中毀壞的公共建築，重要建築的總預算，在兩年中已佔六百九十億八千八百萬克晉尼。

兩年計劃中最卓越的特色就是斯洛伐克的工業化，該區在經濟發展上遠不及捷克區。

這些工作如何在競爭？兩年計劃的成績，其最後數字尚未到可應用之時，但是卽使是初期的數字已表明了在這樣的經濟區域裏，主要的目標如工業、運輸已達到相當的成就，一九四七年年終，所有主要的工業除食品與織物外，其產量已達到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九十八，而煤與電的生產亦達到了戰前的水準。

整個說來，一九四七年——兩年計劃的第一年——的計劃完成100.9%。至於鋼鐵，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份的產量已超過了戰前每月的平均產量，一九三七年的數字爲一九一、八〇〇噸，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爲一九八、八五四噸。一九三七年捷國出產運貨汽車四千輛，一九四七年則出五千二百三十二輛，機器腳踏車之產量則須一四、一一二增至三九、一九二。

今年九個月中，重要的工業按着計劃做去，都有很好的表現，該國主要的製鞋廠——拔佳皮鞋公司——在本月開始就完成了兩年計劃，現在已經超過了，其他主要的工廠亦有好的成績，紡織工業完成其九月計劃的120.6%，皮革與橡皮工業爲一一九•一，玻璃工業爲一一七，九，化學工業爲一一四•一，餘則等而下之。

斯洛伐克的工業化，在此兩年中，大部分已告完成，兩百十三個工廠於一九四七年經捷克鄉間遷移至此，廣大的船塢已開始興建，國營台斯拉（Tesla）與布拉格電氣廠及其他許多工廠，都已在斯洛伐克設立分廠。

捷國極感光榮的經濟上的成功是不可否認的，然而在許多田地上，其成就卻未達預期之目標，去年新的建設計劃僅完成百分之五十八，農業方面近展的效率顯得非常不夠，致使糧食缺乏，不足以應付人民日增的需要

捷國經濟上某一部分的落後是有其一定的原因的，人民已經此得到了教訓，並將設法避免錯誤的重演。

去年捷國遭受了嚴重的災荒——大旱，農民收穫的穀類僅達預期的百分之六十三，馬鈴薯百分之四十八，甜菜百分之五十三，其他只收到三分之一，若在昔日的捷國，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災害將造成饑饉而毀減他們，感謝蘇聯及其他民主國運糧救助，新的捷國不僅免於饑饉，而且完全證明了今年冬天春天的播種得到了保證。今年的收成達到了一般的水準，有些地方還要超過，收劃已按時完成，然而食物在量的方面仍然不足

民主集團明暸其中之究竟，這是因爲在農民之中的資本家控制了大部分剩餘的穀類，肉、牛乳以及其他產品，他們不願按照政府的限價出售，他們企圖在農業生產上發展其地位，以便予人民共和國以壓力，中傷政府，破壞其信譽，這類怠工的鬥爭，到目前爲止，尚未達到其應到的程度，事情非常顯然，食物適量的供應除實行一種堅定的政策，抑制農業資本家，介紹集體農場外，別無他法。

兩年計劃另一弱點就是建築工作，其原因是僅有百分之六的建築公司國有化，直到現在，私人資本控制了這個領域，神氣活現的「私人企業」已用來反對人民了，建築公司怠工，且阻礙興築公共建築與工人之家的計劃，他們僅築造圖謀巨利的私人住宅。

將這種極其重要的事業從私人之手轉移到國家的掌握之中，是人民共和國急不及待的工作，關於這方面，一定的步驟已開始實行了。

許多阻礙兩年計劃的困難，都是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布爾喬亞政黨所製造出來的，他們的領袖們在口頭上爲此計劃鞠躬盡瘁，實際上卻加以種種的障礙，他們不僅不幫助，且阻止工人供獻他們的力量，去年二月事件及一九四八年的選舉，暴露了布爾喬亞政黨作爲外國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陰謀，他們兩副嘴臉的領袖——辛克爾（Zenkl），勒特里治（Lettrich），德丁納（Drtina），李普卡（Repka）等——流亡在外，名譽掃地。在外國，他們公開地參了捷克與斯洛伐克人民的奸諜與仇敵的陣容。

捷克在兩年計劃中初步的成就，指出了，若不努力與反動分子戰鬥，若不對私人資本的優越地位作決定性的削平，若沒有限制或取消資本主義者的堅定的政策，若沒有堅決地展開並加強經濟生活的社會改革，爲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着想的經濟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目標

捷國發展經濟及重建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將是走向經濟社會化，改進工人物質生活的驚人的步驟，該計劃不僅在捷國本身的經濟上政治上極其重要，卽對於鄰近的新民主國家亦俱有同樣重大的意義。

國家的歲入在五年中將增加百分之四十八，一九五三年將達三百十萬億克晉尼，而一九四八年僅二百十萬億克晉尼。一般工業產品的水準，在五年中將提高百分之五十七，特別注意治金、工程、汽車、飛機的生產。機器的生產將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金屬百分之九十三，汽車百分之七十八，電氣百分之五十二，煤氣及化學工業百分之七十。

農業的產量在五年計劃中將增加百分之十五，發展農業主要的因素爲供給農民機器站與曳引機站，鄉村電氣化，以及現代的耕作機與肥料，很顯然的，這種工作若不逐漸發展大規模的集體農場是無法完成的。

五年計劃給與科學、藝術、文化以優良的園地。正如近來高德華總統所指出的，整個五年計劃成功的主要條件之一，就是從工人階級中訓練智力的工作者，他們必須將人民的利益當作他們自己的利益一樣，並且忠誠地爲他們服務。

因着一般生產的增加，人民的物質水準將大爲改進。該計劃使每個消費者提高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這部分的成功，首先有賴於工作者提高工業、建築、農業方面的生產力，工人的生產力尚未達到戰前的標準，因此這方面成功的可能性並不小。

實行五年計劃的必須條件是否存在？絕對存在的。人民亟欲完成該計劃的熱忱可由他們將共產黨作爲他們的核心的事實上表現出來，該黨在國會、在政府、在人民陣綫、在職工會、都估絕對的多數，並且爲絕大多數的人民所支持。

另一個使五計劃成功的政治條件是工人階級堅強的組織。在二月事件中担任要角的富有革命的職工會已有會員兩百五十萬人。工人的生產熱忱、集體創造性、以及工廠及整個工業間爲着更好的成績的競爭精神，證明了工人階級的行爲，他們工作是向國家負責的。

更重要的條件是：該計劃得到了廣大的辛勤的農人的支持。人民政府對於貧農與中農不僅在道義上，並且在實質上幫助他們努力在耕作方法上改進，以增加生產

他們有充分的物貨上的必需品來實行這計劃。在工廠中動人的生產力，技術勞動的應用，發展尚未利用的潛力以提高勞動生產力，改良技術——這些都是推進五年計劃的助力。捷國與蘇聯及其他新民主國家的密切的經濟關係保證她工業上原料的供給與便利的市場。

捷國發展經濟復興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新民主國經濟發展的借鏡，他們正堅強地向社會主義的大路走去，這條路是爲人民發展經濟與文化，改進人民物質生活的路。捷國的五年計劃是自由了的人民經奴役的帝國主義走向進步與社會主義的另一供獻。（譯自十月廿七日「新時代」周刊）

世界知識第十八卷下冊合訂本總目錄

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起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

括弧內前一數字指期數後一數字指頁數

國際政治•經濟

國際一般

一籌總賬……（二四•三）

瞭望台（一三•二）（一四•二）（一五•二）（一六•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〇•二）（二一•一）（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二）

戰爭危機•世界和平

論戰後資本主義與世界和平……陶大鏞（一七•四）

備戰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熊笥一（一七•八）

與詹森先生一席談……陶大鏞（一八•一二）

美蘇關係展望……汪愚（二〇•八）

美國戰雲……葉夢殊（一五•六）

聯合國•裁軍問題•人權法案

夏樂宮之會……慕松（一八•九）

裁軍問題收場了……艾納（一九•一三）

人權法案……殷宇（二〇•一四）

美國的世界政策

論「區域制」……孫思定（一四•四）

馬歇爾的「冷戰新計劃」……俞子敬（一六•四）

論北大西洋聯盟……葉嘉樹（二二•一〇）

英法局勢

在英吉利海峽的兩岸……大古（二一•四）

工黨政治的破產……胡其安（一四•六）

請工黨廢棄現在的對外政策……怡譯（一六•一一）

是拯救英國的時候了……史煉譯（一六•一三）

一個災難的政策……淑之譯（一六•一三）

關於英國危機的一個會議……沅（一六•一七）

作戰計劃左右了自治領會議……鄭之秩（一九•一四）

英國的矛盾……淑之譯（一三•一三）

論英國社會安全制度……慕松（一三•九）

「歐洲議會」的經緯……慕松（一四•八）

論法國局勢……貝遜（一六•六）

法國軍人支持戴高樂……慕松（一五•一四）

法國怕淪爲戰場……奧譯（一六•七）

法國要和平……淑之譯（一九•一四）

從工潮看法國……慕松（二二•六）

變亂中的法國……淑之譯（二二•八）

馬歇爾計劃國家的困難……史煉譯（一三•一三）

德國與魯爾問題

德國往那裏走？……張沅譯（二〇•一五）

剝人皮的女納粹被判減刑……柏園譯（二二•九）

一面鏡子……笥一（二二•五）

魯爾問題……艾納（二二•七）

東歐新民主國家

鐵幕在那裏？……趙楓（一九•九）

新南斯拉夫的舊民族主義……怡譯（一五•一三）

兩個改造中的國家……艾納譯（一八•四）

羅馬尼亞的「國有化」政策……丁雯譯（一八•一五）

匈牙利：新民主主義的展覽場……淑之譯（一九•一〇）

捷克一年……丁雯譯（一九•一一）

捷克跨進了一個新時代……丁雯譯（二一•一五）

希臘和土耳其

軍費預算壓坍了土耳其……史煉譯（一五•一五）

希臘——官僚主義的榜樣……淑之譯（一七•一五）

西班牙

西班牙之行……淑之譯（一四•一六）

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艾納（一七•一二）

杜魯門連任以後……杜若（一八•四）

杜魯門的魔術……奧松（一九•五）

美國對華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動向……黃嘉慶（一五•六）

杜魯門連任與援華政策……周振父（一八•七）

「決不坐視」……俞子敬（二〇•四）

中美之間的距離……湘漁（二三•三）

南京•倫敦•華盛頓之間……曹孟白（二三•五）

從上海看世界……殷宇（二三•四）

美援，像垃圾一樣倒麼？……明今（二四•七）

拉鐵摩論美國對華政策……小魚譯（二四•九）

一周外論輯要……小宜輯譯（二一•一三）（二二•二）（二二•一二）（二三•一二）（二四•一二）

日本再起與遠東危機

從蘆田到吉田……李純青（一五•四）

日本戰犯宣判感言……李純青（一九•四）

日本現政權的政黨及其人物……冀晉（一四•一四）

日本人的反扶日言論與行動……孟憲章（二〇•二）

論美高院非法受理日戰犯上訴……孟憲章（二三•五）

張羣的日本觀讀後……李青（一三•四）

從麗水叛變看朝鮮問題……俞子敬（一七•一〇）

再武裝日本問題的發展……孟憲章（二四•五）

遠東現勢講話

日本對東南亞的貿易……婁立齋（一四•一二）

遠東經濟問題……非昔（一五•八）

兩種政策下的朝鮮……石嘯冲（一六•八）

美國在太平洋的基地網……貝遜（一九•七）

美蘇與遠東現勢……杜若（二〇•九）（二一•一二）（二二•八）

歐美政治制度淺說

美國的國會與政府……梅碧華（一三•一四）

蘇聯的選舉制度……梅碧華（一五•一一）

蘇聯的政府機構……梅碧華（一六•一四）

印尼局勢

印尼新情勢的背景……蕭綠譯（一九•八）

時代與人物

誰是美國未來國務卿……小魚（一八•五）

蕭翁論人物……仰山（一三•一〇）

勞工

世界性的工潮……笥一（二〇•六）

雜感

時勢與英雄……梓孫（二四•一二）

文化及其他

誰是眞正的智識份子？……史煉譯（二一•一〇）（二三•八）

談報紙……張摯譯（二二•一一）

美國文藝科學的偏向……何家槐（一五•一六）（一六•一六）（一七•一六）

匈牙利的人民大學運動……丁雯譯（一五•一七）

波蘭的學生生活……柏園譯（一六•一〇）

一九四八諾貝爾物理獎金獲得者……葉致美譯（二一•一二）

科學

比利時科學家揭露了原子的祕密……陳岑譯（二三•九）

科學能控制遺傳嗎？……葉至美譯（二四•一〇）

書的世界

原子能及其軍事政治的後果……殷宇（一九•一五）

連載

夢遊金元文化山……柏園譯（一三•一六）

世界點滴

（一三•八）（一四•一〇）（一七•一二）（一九•一五）（二一•七）

讀者•作者•與編者

（一三•一四）（一四•一七）（一五•一五）（一六•一五）（一七•九）（一八•一〇）（一八•一四）（一九•一六）（二〇•一六）

Monda Kulturo
Culture Mondiale
Cultura Mundana
Cultura Mondiale
World Culture
Weltkultur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一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 五洲書報社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加一倍計算